



彭庆威

1942年生于重庆市,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附中美术科,1981年毕业于北京教育学院高等师范专科美术专业大专班,同年成为北京市美术教育学会会员,1986年成为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彭庆威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,曾经与中央美术学院协作创办了201美术职业学校并任职多年。2013年7月8日,彭庆威在798艺术区盛世天空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的首次个人展览“远方的风景”。



《白桦林》115cm x90cm 布面油画 2009年

用朴素的笔触寻求共鸣

北京商报:作为北京市第一批科班毕业投身教学的老师,美术教育已经成为了您一生的事业。回想起来,最初您是如何踏上这条路的?

彭庆威:我的经历比较复杂。1962年从北京艺术学院附中美术科毕业后,我们作为第一批美术科班的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市各个区的教育局,后来阴差阳错地被分去教体育、音乐,“文革”期间还挖过四年防空洞,几乎没有做和美术相关的工作,只是在闲余时间画了许多的人像速写,不让手艺荒废。我的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是缘于一次出走,当时背着水彩箱,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最终在老家重庆停了下来,我在长江边上完成了这幅《嘉陵雨雾》。

等到“四人帮”倒台以后,文艺活动开始活跃起来,我这幅作品参加了北京市美协主持的第一届水彩画展览,又被选中参加上海、北京、天津三省市水彩画展,这时候我开始画更多的水彩风景画,同时被调去了文教组,负责中小学青少年的美术教育。后来协助美院创办201美术职业学校,主要针对培养中小学美术师资力量,我是该校第一个专业教师,还要主持教学。由于是北京市比较早的这类学校,201受到了社会上的许多关注,也有外省的老师来这里进修,再加上和中央美院的协办关系,许多美院的子弟也来这里上课,结果第一届就有13个学生考上了很好的学校,所以201在当时名噪一时。

北京商报:美术教学和您的个人创作在时间上是怎么来分配的?

彭庆威:我一直是把教学摆在第一位,把绘画摆在第二位,教学太繁重,投入了太多的精力,自己画画的时间很少。我的观点就是干什么一定要干好,对学生一定要负责,一切出发点都是从学生的利益出发。我觉得研究教学一点都没有错,研究如何去讲解绘画,必然会对自身的美术修养有所提高。画画就是随时随地都要进行观察的思维,所以有时候我一个月没画,但是没有停止思维,我也在思考构图。我现在可以说腹稿打了有几十幅甚至上百幅,准备将来一一去完成,因为我有感受。

北京商报:除了水彩画您还创作过许多架上油画。面对生活中众多可入画的对象,您是如何选择创作媒材和表现手法的?

彭庆威:水彩的工具比较便于携带,而且画得快,不像油画可以来回地修改。像《嘉陵雨雾》这幅作品,创作的时候江边下着雨,我打着伞,一边画着雨还有点飘在纸上,效果挺好,它需要

胸有成竹了再果断地挥洒。

油画我觉得它在修改的可塑性上比水彩要好一点,它可以覆盖,比较好操作,能够更加深入,可以表现得很厚重。水彩我们过去把它叫轻音乐,轻快、明快、透明,而油画的感觉我觉得更像是交响乐。

北京商报:在创作的题材上您多以户外的风景为主,为什么会对风景如此偏好,而且采用如此写实的手法?

彭庆威:我喜欢旅行,前些年跑了国内许多地方,欧洲也去了两趟,途经十几个国家。到哪个国家我都看不够、画不够,确实得益不少。原来不敢画的我现在都敢画了。

我觉得每个人面对美丽的风景都会发自内心地被吸引。我比较坚持用写实的手法把我所眼见的东西奉献给别人看,也期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别人跟我一样的共鸣。当然绘画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,必须通过艺术家主观地过滤和处理。

也有人说我脱离了时代的潮流,现在的艺术家画的都是现代表现派,而你还在钻研光影和点线面。但我认为这种写实绘画比较传统,是所有艺术创作的根基,不可缺少。

北京商报:与早期纸上的人物作品不同,您的油画中出现的人物有着浓厚的文化和民俗的象征,您似乎对内蒙古有着很深的情结。

彭庆威:我特别有内蒙古情结,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另一种淳朴的情调,特别是到了呼伦贝尔草原,当你置身其中的时候就好像人要融化在这里面了,太美了。在咱们这种环境待惯了,一到那儿心胸开阔了,用语言难以形容,就是激动。

过去画的一些头像都是我的学生。不同的接触范围、不同感受的范围就会出现不同的画,那时候特别喜欢学生,所以画了很多小孩。

北京商报: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,您参加过国内不少展览,也有很多的作品发表。但对于市场您似乎一直保持着非常低调的态度。

彭庆威:比较早的时候我甚至觉得画怎么能买卖呢?而且我的画不多,想多保留一些,更无法真正进入商业画一些别人喜欢的、好卖的东西。可能我有点不识时务,只忠于自己的感受。

我觉得画画是很个人的一件事,功夫要下在平常。有很多艺术家在画界很活跃,自然会获得更多的机会,但前提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功夫做好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周晓